

明皇曰人能於事微小則見而改行可謂明矣○河曰明牙未動禍亂未見為小昭然獨見為明○雱曰守道則其見者微逐理則所知者博

守柔曰強

明皇曰守柔弱則人不能加可謂強矣○河曰守柔弱日以強大也○弼曰為治之功不在大見大不明見小乃明守強不強守柔乃強也○雱曰柔者本也德強陽以為強則逐物而不返唯守柔故勝物而不

傷

用其光

河曰用其目光於外視時出之利害○弼曰顯道以去民復歸其明

明皇曰見小則明守柔則強若矜明用強將失守柔見小之義故當用光外照復歸守內明則長無患累矣○河曰復當反其光明於內無使精神泄也○弼曰不明察也○雱曰聖人之光則火性是也火性周

于虛空而光託薪以為體照用既罷還歸於空初不自明因薪示明而已聖人之光由物顯照物既無常照亦隨已故雖應酢無窮而初不費我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無遺身殃

河曰內視存神不為漏失

是謂襲常

明皇曰遺與也言運守內明則無與身為殃發者如此是謂密用真常之道○河曰人能行此是謂習修常道也○弼曰道之常也○雱曰儻有其明則是有我相我相既立物物為殃故能明上文所謂乃終無殃也外此道者皆生滅法唯體此義乃始常住襲者體之而自不顯之謂也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七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八

特一

明皇河上公王弼王雱註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

河曰介大也老子疾時王不行大道故設

此言使我介然有知於政事我則行於大道躬無為之化

唯施是畏

唯施是畏

明皇曰老君言若使我介然於其有知欲行大道既與道不合故唯所施為是皆可畏○河曰唯獨也獨畏有所施為失道意欲賞善恐僞善生欲信忠恐詐忠起○弼曰言若使我介然有知行大道於天下唯施為是畏也○雱曰小有知於道而由大道以行者已憚於施設矣況大有知者乎何則至人之道不以末傷本者也施為盛於外則根本虛於內矣故終篇云大道甚夷河曰夷平易也而民好徑

明皇曰大道平易是畏有知而人多故欲心求捷如彼行人好從邪徑邪徑之弊具如下文○河曰徑邪不中正也大道甚平易而民好從邪徑也○弼曰言大道蕩然正平而民猶尚舍之而不由好從邪徑況復施為以塞大道之中乎故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零曰徑苟一時之速明迷於大道而好施者皆由用近智而無遠圖也

朝甚除
 明皇曰尚賢矜智生巧偽除理也○河曰高臺榭宮室修○弼曰朝宮室也除潔好也

田甚蕪
 明皇曰浮食惰業廢農事○河曰農事廢不耕治

倉甚虛
 明皇曰南畝不收無儲積○河曰五穀傷害國無儲也○弼曰朝甚除則田甚蕪倉甚虛矣設一而衆害生也○零曰田事治倉積實國之本也今務除其朝廷以為一

時之榮觀而不恤根本之已竭豈持久之道乎明以末傷本者皆然也

服文綵
 明皇曰刻雕綺縠害工利○河曰好飾偽貴外華

帶利劍
 明皇曰文德不修尚武備○河曰尚剛強武且奢

厭飲食
 明皇曰烹肥擊鮮重滋味厭飲足也

資財有餘
 明皇曰聚斂積實饒珍異○河曰多嗜欲無定時○零曰侈費於外以取一時之適而忘本業此明好施以傷本者一本作貨財

是謂盜誇
 河曰百姓不足而君有餘者是由劫盜以為服飾持行誇人不知身死家破親戚并隨也

非道也哉

明皇曰矜其有知動以成弊行同盜竊仍自矜誇誇盜非道適令興歎也哉哉者數辭也○河曰人君所行如是此非道也復言也哉者痛傷之辭○弼曰凡物不以其道得之則皆邪也邪則盜也誇而不以其道得之盜誇也貴而不以其道得之竊位也故舉非道以明非道則皆盜誇也○零曰盜者偷頃刻之榮誇者矜身外之飾為道者深根固本用之不窮豈務施以徇外哉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
 明皇曰善能以道建國立本者不可傾拔也○河曰建立也善以道立身立國者不可得引而拔也○弼曰固其根而後營其末故不拔也○零曰建中也

善抱者不脫
 明皇曰善能以道懷抱百姓者不可脫離河曰善以道抱精神者終不可援引解脫○零曰不貪於多齊其所能故不脫也○零

曰抱一也

子孫以祭祀不輟

明皇曰言善以道德建抱之君功施於後愛其甘棠況其子孫乎而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故周之興也起於后稷成於文武周

之祭也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故雖卜代三十卜年七百而后稷文王郊宗之祀不輟止也○河曰為人子孫能修道如是長生不死世世以久祭祀先祖宗廟無絕時○

彌曰子孫傳此道以祭祀則不輟也○聖人修己治人要在乎建中抱一此萬法之極致天地有終而不可易者也故能貽法無窮功被四海而天人歸德澤及苗裔也一本無以字

修之身其德乃真

明皇曰修道於身德乃真純○河曰修道於身愛氣養神益壽延年其德如是乃為真人

修之家其德乃餘

明皇曰一家盡修德乃餘美○河曰修道

於家父慈子孝兄弟順夫信妻貞其德如是乃有餘慶及於來世子孫○彌曰以身及人也修之身則真修之家則有餘修之不廢所施博大修之鄉其德乃長

明皇曰一鄉盡修德乃長久○河曰修道於鄉尊敬長老愛養幼少教誨愚鄙其德如是乃無不覆及也

修之國其德乃豐○明皇曰一國盡修德乃豐盈○河曰修道於國則君信臣忠仁義自生禮樂自興政平無私其德如是乃為人厚也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明皇曰若天下盡修其德施乃周普矣○河曰人主修道於天下不言而化不教而治下之應上信如影響其德如是乃為普博○雲曰因修身之法而推之以及其外餘而後長長而後豐豐而後普

故以身觀身

明皇曰以修身之法觀身能清靜者真○

河曰以修道之身觀不修道之身孰亡孰存也

以家觀家

明皇曰以修家之法觀家能和睦者有餘河曰以修道之家觀不修道之家也

以鄉觀鄉

明皇曰以修鄉之法觀鄉能順序者乃長河曰以修道之鄉觀不修道之鄉也

以國觀國

明皇曰以修國之法觀國能勤儉者乃豐河曰以修道之國觀不修道之國也○彌曰彼皆然也

以天下觀天下

明皇曰以修天下之法觀天下能無為者乃普○河曰以修道之主觀不修道之主也○彌曰以天下百姓心觀天下之道也天下之道逆順吉凶亦皆如人之道也○雲曰聖人之於有物也盡理之極而不容私智故無不克也故修身則法一身之理盡一身之理則身治夫自此以往施一家

盡一身之理則身治夫自此以往施一家

則一家以為心治一鄉則一鄉以為法夫
然故所遇彌廣而彌有餘也書曰天聰明
自我民聰明聖人天而已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明皇曰以此觀身等觀之則可以爾○河

曰老子言吾何以知天下修道者昌背道
者亡以此五事觀而知之○弼曰此上之
所云也言吾何以得知天下乎察已以知
之不求於外也所謂不出戶以知天下者
也○雱曰聖人所守一道更無異說故其
所以為所以知皆由此道也

舍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舍德之厚

河曰謂舍懷道德之厚者

比於赤子

明皇曰至人舍懷道德之厚者其行比於
赤子○河曰神明保祐舍德之久若父母
之於赤子也○雱曰德性未嘗不厚而必
至於薄者欲慮使然也故全其天真而不
以外耗內則淳氣中積而人道充至可名

於大矣然則足以馴虎豹服鬼神無足怪
也或曰赤子何以不能曰夫淳氣之守豈
一身之所能末世之俗雖有赤子之形而
原其失真蓋已久矣世何足以知此哉
毒蟲不螫

河曰蜂虿蛇虺不螫

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明皇曰至人神矣物不能傷既無害物之
心故無螫搏之地此至人之舍德也○河
曰赤子不害於物物亦不害之故太平之
世人無貴賤皆有仁心有刺之物還反其
本有毒之蟲不傷於人○弼曰赤子無求
無欲不犯衆物故毒螫之物無犯於人也
舍德之厚者不犯於物故無物以損其全
也○雱曰淳氣之守足以為此竊嘗論之
萬物所以相傷者氣有所受也人為萬物
貴所稟至和而或見侵於物者失其常故
也故陰陽以沖氣為和夫唯守真氣之沖
和則物豈能傷之哉然猶大人之德耳未
聖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

河曰赤子筋骨柔弱而持物堅固以其意
心不移也○弼曰以柔弱之故故握能堅

固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

弼曰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能全長也
言舍德之厚者無物可以損其德諭其真
柔弱不爭而不摧折皆若此也
精之至也

河曰赤子未知男女之合會而陰作怒者
由精氣多之所致也○雱曰非有慕好於
外而峻作則是順其氣之自運而不以心
者也若夫目營於外而心佚於內則精喪
而死矣安能久乎舉世之大患莫大於此
而學者之至戒也峻一作全

終日號而嗷不嗷

弼本頃作噫○弼曰無爭欲之心故終日
出聲而不噫也

和之至也

明皇曰赤子骨弱筋柔而能握拳牢固未

知陰陽配合而含氣之源動作者猶精粹之至終日啼號而聲不嘶嗶猶純和之至此赤子之全和也○河曰赤子從朝至暮啼號聲不變易者和氣多之所致○雱曰孟子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此則和氣也在彼則稱其活在此則稱其和所稱則異而氣一也故心氣交使迷理失常以至於斃者豈其稟或殊哉持之非其道耳全德之人雖形與物接而心常泊然故雖用氣而氣自動耳故但動而無動之累然則其淳氣之守孰能擾之哉故雖年躋壯老而不失其赤子之常廣成子修身千二百歲而形不衰者如斯而已嗶之為言夏也夏者天和發散之時嗶之嗶者和氣不積故也一本作意散意氣之意意

信也亦通

知和曰常
明皇曰能如嬰兒固守和柔是謂知常之行○河曰人能知和氣之柔弱有益於人者則為知道之常也○弼曰物以和為常

故知和則得常也○雱曰復命之常體神也知和之常守氣也知守氣則可以言復命矣未至乎復命也此兩者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更無它道古之學者一出乎此大道既隱士逐末而不知本學始有外此者矣常者性有定分能盡其性則自別於物而物莫能遷故曰常蓋自性分之外一皆蠱偽無有常者

知常曰明

明皇曰守和知常是曰明了○河曰人能知道之常行則曰以明達於玄妙也○弼曰不嗽不昧不溫不涼此常也無形不可得而見曰明也○雱曰不知常之人雖有察物之小智而關於大本夫可謂明乎
益生曰祥

明皇曰祥者吉凶之兆言人不知守常而求益生越分動之死地是曰凶祥○河曰祥長也言益生欲自生日以長大○弼曰生不可益生之則妖也○雱曰生理至足無欠無餘以直養之則亦至矣從而增焉

抵以為養祥非常之事也

心使氣曰強

明皇曰心有是非氣無分別若役心使氣是曰強梁之人○河曰心當專一和柔而氣實內故形柔而反使妄有所為和氣去於中故形體自以剛強也○弼曰心宜無有使氣則強○雱曰有心以使氣則氣復使心心氣交使則天和離喪損其真矣人所受者不可益損故增損氣俱為失理孟子有樞苗不芸之戒而老子有益生使氣之說凡以全其淳氣而已此強非自勝之強強梁之強也

物壯則老

河曰萬物壯極則枯老也是謂不道

河曰老不得道○雱曰人之有壯老者形也若夫定分則常而不遷矣夫性之人形化而心興之變故壯則血氣充溢而老則精神衰憊唯含德之厚者不然吾心未嘗移則氣亦有常而不變故雖外有壯老而

心不異乎赤子之時此有道者也凡易於
歲時而隨壯老以化者物而已矣豈道也
哉

不道早已

明皇曰凡物壯極則衰老故戒云矜壯恃
強謂不合於道當須早已○河曰不得道
者早已死也○雱曰不道之人雖其少時
已失生理故曰早已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

河曰知者貴行不貴言也○河曰因自然
也○雱曰理極於無言

言者不知

明皇曰知了悟也言辯說也○河曰駟不
及舌多言多患○河曰造事端也○雱曰

惟其有言已非知理

塞其兌

明皇曰了悟者於法無愛染於言無執滯
故云塞其兌○雱曰其神無卻

閉其門

明皇曰既無愛染則嗜欲之門閉矣○河
曰塞閉之者欲絕其源

挫其銳

河曰情欲有所銳為當念道無為以挫止
之○河曰含守質也

解其紛

河曰紛結恨不休當念道無為以釋之○
河曰除爭原也

和其光

河曰雖有獨見之明當和之使闇昧不使
曜亂○河曰無所持願則物物無偏爭也

同其塵

河曰不當自別殊也○河曰無所持賤則
物物無偏耻也○雱曰真知者其處已如
此

是謂玄同

明皇曰解具如道冲章披則約道此則約
人言人能體道是謂與玄同德也○河曰
玄天也人能行此上事是謂與天同道也
雱曰道至於玄而物我為一者不立已以

敵物故物不得而有之
故不可得而親

明皇曰玄同無私故不可得而親○河曰
不以榮譽為樂獨立為哀

不可得而踈

明皇曰汎然和衆故不可得而踈○河曰
志靜無欲與人無怨○河曰可得而親則
可得而踈也

不可得而利

明皇曰無欲故不可得而利○河曰身不
欲富貴口不欲五味

不可得而害

明皇曰不爭故不可得而害○河曰不與
貪爭利不與勇爭氣○河曰可得而利則
可得而害也

不可得而貴

明皇曰體道自然故不可得而貴○河曰
不為亂世主不處闇君位

亦不可得而賤

明皇曰洗然無澤故不可得而賤○河曰

不以乘權故驕不以失志故屈○弼曰可得而貴則可得而賤也

故為天下貴

明皇曰體了無滯言忘理暢說紛盡解光塵亦同既難親踈不可貴賤故為天下至

貴矣○河曰其德如此天子不得臣諸侯

不得屈與世沉浮容身避害故為天下貴

也○弼曰無物可以加之者○零曰不言

者非密而不言誠無所事言何則不見一

法故也不見一法故物物而不物於物况

可得而親踈貴賤者物而已矣彼物物而

不物於物故莫之爵而常貴也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

河曰以至也天使正身之人使至有國也

零曰治國在乎盡道之正而已無容私智

以奇用兵

河曰奇詐也天使詐偽之人使用兵也○

零曰兵非有道之器而聖人所不能無但

不以為常故曰以奇用也

以無事取天下

明皇曰在宥天下貴乎無若以政教理國

奇詐用兵斯皆不合於道唯無事無為可

以取天下此三句標也○河曰以無事無

為之人使取天下為之主○弼曰以道治

國則國平以正治國則奇兵起也以無事

則能取天下也上章云其取天下者常以

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也故以正

治國則不足以取天下而以奇用兵也夫

以道治國崇本以息末以正治國立辟以

攻末本不立而未淺民無所及故必至於

奇用兵也○零曰以正治國則天下自服

莫以有事為哉蓋天下神器唯無為者能

有之故下云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明皇曰以此下知之○河曰此今也老子

言我何以知天意然哉以今日所見知之

也

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明皇曰以政理國動多忌諱人失作業政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

明皇曰利器謂權謀人主以權謀為多不

能反實下則應之以詐誦故今國家滋昏

昏亂○河曰利器者權也民多權則視者

眇於目聽者惑於耳上下不親故國家昏

亂○弼曰利器凡所以利己之器也民強

則國家弱○零曰有利器則必有機心機

心生則下難知故國家昏也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明皇曰人主以伎巧為多不能見素下則

應之以奢泰故今淫奇之物滋起也○河

曰人謂人君百里諸侯也多知伎巧謂刻

畫宮觀雕琢服章奇物滋起下則化上飾

金鐵玉文繡綠色日以滋甚○弼曰民多

智慧則巧偽生巧偽生則邪事起○零曰

古初之民器用鄙朴下逮末俗製作彌精

巧思日生風俗愈弊非常之事由此滋多
一本利作伎

法今滋彰盜賊多有

明皇王弼二本物作今○明皇曰無為既
失法今益明竊法為其盡成盜賊豈非多

有手○河曰法物好物也珍好之物滋生
彰著則農事廢飢寒並至故盜賊多有也
弼曰立正欲以息邪而奇兵用多忌諱欲
以耻貧而民彌貪利器欲以強國者也而
國愈昏多皆舍本以治末故以致此也

故聖人云

河曰謂下事也

我無為而民自化

河曰聖人言我修道承天無所改作而民
自化成也○零曰無為則體常上體常則

民亦體常故自化申上文利器之義

我好靜而民自正

河曰聖人言我好靜不言不教民皆自忠
正也○零曰好靜則復性上復性則民亦
復其性故自正申上文盜賊之義

我無事而民自富

河曰我無徭役徵召之事民安其業故皆
自富○零曰無為好靜故能無所事而民

遂其生夫豈多忌諱哉

我無欲而民自樸

明皇曰無為則清靜故人自化無事則不
擾故人自富好靜則得性故人自正無欲

則全和故人自樸此無事取天下矣○河
曰我常無欲去華文微服飾民則隨我為
質樸也○弼曰上之所欲民從之速也我

之所欲唯無欲而民亦無欲而自樸也此
四者崇本以息末也○零曰申上文奇物

之義竊嘗論曰聖人之治也化之以無為
正之以好靜使各遂於富庶而要其終也

復之樸而已夫然則豈有利器奇物而假
法今以為之制哉凡民之所以毀樸趨偽

皆在於多欲也上誠無欲則民安得欲乎
此帝皇之極致也一本自富在自正前

其政闕闕章第五十八

其政闕闕

河曰其政教寬大闕闕昧昧似若不明也
其民淳淳

明皇曰政教闕闕無為寬大人則應之淳
淳然而質樸矣○河曰政教寬大故民淳

淳富厚相親睦也○弼曰言善治政者無
形無名無事無正可舉闕闕然卒至於大

治故曰其政闕闕也其民無所爭競寬大
淳淳故曰其民淳淳也

其政察察

河曰其政教急疾言決於口聽決於耳也
零曰察察治已甚也

其民缺缺

明皇曰政教察察有奇急人則應之缺然
而凋弊矣○河曰政急民不聊生故缺缺

日以疏薄○弼曰立刑名明賞罰以檢姦
偽故曰察察也殊類分析民懷爭競故曰

其民缺缺○零曰缺如器物破缺言不全
也

禍兮福之所倚

河曰倚因也夫禍因福而生人遭禍而能

悔過責已修善行道則禍去而福來

福兮禍之所伏

河曰禍伏匿於福中人得福而為驕恣則福去禍來也

孰知其極

明皇曰倚因也伏藏也上言其政罔闕俗則以為無政理之體人反淳淳然而質樸此則禍為福之所因也其政察察而俗則以為有政理之術人乃缺缺然而弊此福為禍之所藏也○河曰禍福相生誰能知其窮極時○雱曰萬物通乎一氣而一氣之運往而復返終則有初轉徙如流無有窮極故禍福相代如彼四時聖人唯知其然故事貴適中不為已甚若夫察察之政欲崇正而禁奇止妖而興善以盡天下之福而不知奇正相生妖善迭化志欲為福而不知福極為禍故莊周寓言於才與不才之間然則推而為政其亦在察與不察之間乎故曰其政罔闕蓋如上說則其於善惡是非若有所不辨是以小智觀之

意或不快也此句與荒荒未央之語同蓋彼齊唯阿此等禍福理皆一致

其無正邪

明皇王弼二本正下有邪字○河曰無不也謂人君不正其身其無國也○雱曰言

誰知善治之極乎唯無正可舉無刑可名罔闕然而天下大化是其極也○雱曰大運不留當時者為是欲定奇正而不知正不可常則可謂知乎雖然以為無正者是以無正為正者也邪者疑辭亦不定乎無正也

正復為奇

河曰奇詐也人君不正下雖正復化上為詐也○弼曰以正治國則便復以奇用兵矣故正復為奇

善復為妖

明皇曰禍福之極豈無正邪但眾生迷執正者復以為奇詐善者復以為妖祥故禍福倚伏若無正爾○河曰善人皆復化上為妖祥也○弼曰立善以和物則便復有

妖妖倭之患也

人之迷其日固久

明皇曰以正為奇以善為妖如此迷倒其為日也固以久矣○河曰言人君迷惑失正以來其日已固久○弼曰言人之迷惑失道固久矣不可使正善治以責○雱曰民失其性而不冥夫道自有生以來蓋已如此非一日之積矣而為政者方乃事其察察然而欲使天下畢協於吾一偏之正既為不可而又不知其所謂正者未嘗正也聖人則不然雖方廉且直以道德之光燭天下而體常混然不示人以迹故民得安常復樸而風俗淳淳也豈曰小補之哉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廉而不覈

明皇王弼二本害作覈○河曰聖人廉清

欲以化民不以傷害人也。今則不然。正己以害人也。○弼曰：廉清廉也。劇傷也以清廉清民。今去其污不以清廉劇傷於物也。○雱曰：雖有廉隅不至於劇也。一本劇作穢。

直而不肆

河曰：肆申也。聖人雖直曲已從人不自申之也。○弼曰：以直導物令去其僻而不以直激沸於物也。所謂大直若屈也。○雱曰：直而肆則有其直大直於理為直而常委曲以從理。

光而不耀
明皇曰：聖人善化不割彼而為方不剋彼而為廉不申彼而為直不耀彼而為光修其身而天下自化矣。肆申也。○河曰：聖人雖有獨知之明常如暗昧不以耀亂人也。○弼曰：以光鑒其所以迷不以光照求其隱匿也。所謂明道若昧也。此皆崇本以息末不攻而使復之也。○雱曰：光以煇物謂之耀和其光歸其明者豈耀以煇物哉。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

河曰：謂人君治理人民。

事天

河曰：事用也。當用天道順四時。

莫若嗇

明皇曰：嗇愛也。人君將欲治人事天之道莫若愛費使倉廩實人知禮節三時不害則天降之嘉祥人和可以理人天保可以事天矣。○河曰：嗇食也。治國者當愛民財不為奢泰治身者當愛精氣不放逸。○弼曰：莫如猶莫過也。嗇農夫農人之治田務去其殊類歸於齊一也。全其自然不急其荒病除其所以荒病上承於天命下綏百姓莫過於此。○雱曰：治人在乎正己事天在乎盡性此兩者一於嗇而已。葆其精神不以外耗內者嗇也。人之本真充塞六極無所不徧而終至於不足者侈有為而輕自用故也。唯嗇也故能全吾所受命於天而不多費於妄作然則性其有不盡者乎。

已其有不正者乎。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所以事天也。蓋全其初之所命則天心得矣。人則與我同其所受者也。我誠全則同者應矣。其於治也何有哉。

夫唯嗇是以早復

明皇曰：何以聚人曰財故能儉愛則四方之人將襁負而至早服事其君矣。服事也。○河曰：早先也。服德也。夫獨愛民財愛精氣則能先得天道也。○弼曰：復常也。○雱曰：動極而靜則其復晚矣。唯嗇者不侈於費已其去本也未嘗遠故復靜為早一本復作服非。

早復謂之重積德

明皇曰：夫能儉嗇以是有德人歸有德早事其君故云重積德。○河曰：先得大道是謂重積德於己也。○弼曰：唯重積德不欲銳速然後乃能使早復其常故曰早復謂之重積德者也。○雱曰：德不外耗則積於內矣。積於內而資納無窮其為積也積之又積者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

明皇曰聖人積德四海歸仁則無有不能制服者矣克能也○河曰克勝也重積德於已則無不勝○雩曰盡性之人蓋將生天生地宰造化其於事物何所不能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明皇曰人君之德無有不能制御者則無遠不至故四方莫知其窮極也○河曰無不克勝則莫有知己德之窮極也○雩曰道無窮也○雩曰盡性則大矣大而化之則聖矣化則無窮故莫知其極也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明皇曰莫知其窮極然後可以為有國○河曰莫知己德有極則可以有社稷為民致福○雩曰以有窮而莊國非能有國也雩曰聖人糠粃土苴足以陶鑄堯舜其於有國也何有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明皇曰有國而茂養百姓者則其福祚可以長久矣○河曰國身同也母道也人能

保身中之道使精氣不勞五神不苦則可以長久○雩曰國之所以安謂之母重積

德是唯圖其根然後營末乃得其終也○雩曰有國之母所以有國者也莫知其極者是

是謂深根固柢

河曰人能以氣為根以精為蒂如樹根不深則枝葉不堅則落言當深緘其氣固守其精使無漏泄○雩曰人以性命為根外乎此者枝葉也失性之人盛枝葉以傷根根傷則精氣衰而蒂不固此所以早斃也夫唯奇則不以外傷其根根深則蒂固蒂固則形連乎命而遷脫矣柢一本作蒂音義同

長生久視之道

明皇曰積德有國則根深而蒂固矣深固者是長生久視之道○河曰深根固蒂者乃長生久視之道○雩曰精神發見於目故人死則目瞑而無光能蓄以深根則蒂固而根深其視久矣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明皇曰烹小鮮者不可撓理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勞撓則魚爛○河曰鮮魚烹小魚不去腸不去鱗不敢撓恐其糜也治國

煩則下亂治身煩則精散○雩曰不撓也躁則多害靜則全真故其國彌大而其主

彌靜然後乃能廣感衆心矣○雩曰烹鮮之術唯待其自熟無所施其巧撓而撓之則潰矣治國之道亦然大國小鮮者明所治雖大得其道則甚易為也

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

明皇曰以道臨蒞天下不求有妄之福故鬼無以見其神明○河曰以道德居位治天下則鬼不敢見其精神以犯人也○雩

曰治大國則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則其鬼不神也○雩曰民不擾則得盡其性民盡其性則天地之和應而萬物無不遠矣故鬼亦安其處而不能為神也人鬼殊道而每至於相干者陰陽之氣有盪而交失

其所故萬物得乘繫矣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明皇曰上言其鬼不神非謂鬼歇滅而無神但有其神而不見怪以傷人也○河曰其鬼非無精神也邪不入正不能傷自然之民○弼曰神不害自然也物守自然則神無所加神無加則不知神之為神也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明皇曰鬼見神怪則傷人聖人有為則傷人今鬼所以不見神怪而傷人者蓋以聖人無為清靜故爾○河曰非鬼神不能傷人以聖人在位不傷害人故鬼不敢干之也○弼曰道洽則神不傷人神不傷人則不知神之為神道洽則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不傷人則亦不知聖人之為聖也猶云非獨不知神之為神亦不知聖人之為聖也夫恃威綱以使物者治之衰也使不知神聖之為神聖道之極也○雱曰雅聖人不傷人故天地之和應而人鬼各遂兩不相傷也

夫兩不相傷

河曰鬼與聖人俱兩不相傷也

故德交歸焉

明皇曰鬼神傷人則害國虧本聖人傷人則置神之祀今兩不相傷物故德交歸焉

河曰夫兩不相傷人得治於陽鬼得治於陰人得全其性命鬼得保其精神故德交歸焉○弼曰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不傷人神亦不傷人故曰兩不相傷也神聖合道交歸之也○雱曰人歸德於鬼鬼歸德於人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八

特二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道教學術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九

特二

明皇河上公王弼五雱註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

河曰治大國當如居下流不逆細微○弼曰江海居大而處下則百川流之大國居大而處下則天下流之故曰大國下流也雱曰如江海之於百谷

天下之交

明皇曰下流者謙德也大國當下流開納則天下之人交至也○河曰大國天下士民之所交會也○弼曰天下之所歸會者也

天下之牝

河曰牝者陰類也柔謙和而不愠也○弼曰靜而不求物自歸之○雱曰當以雌靜受物一本天下之交字

牝常以靜勝牡

河曰女所以屈於男陰勝陽以安靜下先求之也